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一碟菱角菜半生水鄉味

蔣衛恆

和朋友晚間散步時閒聊，各自就這一生，六十來載，從小吃到老的一道菜是什麼？倆人的答案一致：菱角菜。

我們這裡把菱角菜稱之為「涼菜」，夏天吃的菜，清涼的意思。打我從小記事起，家裡常吃菱角菜。什麼炒著吃，醃著吃，早餐桌上有它，中晚餐桌上也有它。如今不常吃，但如果到飯店，四個涼盤中，多半有一道菜是它。

小時候，家中的廚房角落，放著兩口大土壇子，紅土燒制的，口小肚大的那種。裝著全家人常吃的醃菜，菱角菜是吃得時間最長的，要從夏吃到冬，有時吃到來年春天。

夏季一到，蟬鳴聲便從河埂邊的柳樹上傳來。外婆就帶著我，和幾位姐姐，挎著竹籃，扛著長竹桿，到我們小鎮周邊的池塘裡打菱角菜。

菱荇中間開一路，曉來誰過采菱船。那時的水鄉塘口，一到夏秋，池塘水是碧悠悠的。水面鋪滿圓圓的菱盤，密密匝匝，像鋪開一層碧綠的毯子，舒展著身體。小小的白花藏在葉縫間，不張揚，靜靜開在水上，那是菱角的花。

一到池塘邊，大家在外婆的分派下，便忙活開來。我們將兩根竹竿綁在一起，一頭微微張開，伸向菱角菜，然後收攏，向一個方向滾動，再拖拽回來，絞纏在一起的菱角菜被拖回，

再裝進竹籃裡。

可我此時，對隱藏在菱角葉下的嫩菱角感興趣。剛長成的嫩菱，外皮青潤，尖角還未長硬。撈上來，隨手剝去薄殼，雪白的菱肉露出來，生吃脆甜，略有澀感，滿口都是水塘的清潤氣息。於是便在菱角菜中翻找，剝去嫩殼，迫不及待塞入口中。「小祖宗，你能不能洗洗再吃呀。」外婆的話，那裡抵擋住菱角肉的誘惑。

外婆處理菱角菜的吃法很多，那是她老人家的人生積累。常做的有醃制，菱角菜葉片全部摘去，在河水裡洗淨，將根莖切成小斷，瀝干水份，放在大木盆裡攤開，撒上粗鹽，一遍遍來回揉搓，直至揉出水份，再裝入壇中。

印象裡，醃制菱角菜是外婆的專場，那鹽的份量總是精準。那時的河邊，常有人家倒掉變質的菱角菜，多半都是鹽放少了，醃壞了。

十幾天後，外婆十分小心地拿起壇口的沙包，湊上去，使勁地聞一聞，然後拿上一雙不沾水的筷子，小心翼翼地撿起一點放入嘴裡，慢慢地嚼幾下，停下，再嚼幾下，直至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我家吃菱角菜一般比較簡單。根據醃制的咸淡，咸了在清水裡泡泡，去去鹽份。鍋裡菜籽油起煙後，先放碎蒜子，紅辣椒，炒香，倒入菱角菜翻炒出香味就裝盤。有時用一個筍盆，底部放上醃制的菱角菜，壓上豆腐，澆上鹵水，不用放鹽，放點蒜子，抹點豬油，同涼水一道下飯鍋裡蒸，那味道不遜於「千裡飄香」。

菱角菜，一道普通的水鄉小菜。吃的不只是河塘帶來的鮮，更是舊時光裡外婆的手藝，是水鄉故土抹不去的煙火記憶。歲月流轉，風物變遷，留在心底的，永遠是故土獨有的清鮮。

土路清歡

潘朝紅

在鄉下生活的那幾年，我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就是每天都要到屋後的那條田間土路走一走，有時候是早上，有時候是傍晚，有時候一天走幾次。走上一圈，那一日在我心中才算完整。

那條土路，不過二裡，一頭連著村莊，一頭連著省道公路。只因村子的兩頭都修好了寬闊平整的水泥路，來往的人和車子都走向那裡。這條以前的中心道路就被遺忘，只是用作農戶農事時的便道，很少再有喧鬧。不過，我就喜歡這一份不被太多世人問津的清靜。

早上的朝陽還躲在遠處村莊的後面涂脂抹粉，家家戶戶的門板已經叮咚作響，村子在這一刻蘇醒過來。收拾妥當，把女兒送上校車後，我就折身到這條路上。邁著輕盈的腳步，和兩邊的莊稼禾木一一問候，瞬時如沐春風，像踏在自己疆土上微服私訪的皇上。

先是路兩邊的稻田，春和夏，油汪汪的綠，養眼得讓人心曠神怡。到了秋季，成熟的金黃稻子彎著沉甸甸的腰，飽滿又深情。路的中間段有一片果園，果園裡那幾年種著蘋果，橘子和板栗。果園是堂哥家的，他和嫂子長期在省城打零工，家裡的田地又不想荒著，於是栽了一些果樹，由著它們自由生長。除了橘子適應那片土壤，每年都結出不少果子以外，其他果木只是不情不願稀稀拉拉象征性地掛幾個。不過，每年春天粉紅粉白的花朵，和夏天秋天蔥蘢的綠葉，也形成一道迷人的風景線，讓我很多次流連忘返駐足在那裡。

炸出來的秋天

劉恩保

秋天一到，故鄉的土地就熱鬧了。紅薯、南瓜、芋頭、藕，一樣一樣地，都從泥裡醒過來，堆在院子裡，滿滿當當的，像把整個秋天都搬回了家。我小時候，最喜歡這個時候。不為別的，就為祖母要開炸了。

祖母先在灶上坐一口小鐵鍋，再倒半鍋油，那年月，油是金貴東西，祖母倒油的時候，總是很小心，油微微冒煙了，她把切好的東西一塊一塊地往面糊裡一滾，再夾出來，輕輕地放進油裡，

油鍋歡快地響起來，面糊在油裡迅速膨開，變成金黃色。

紅薯是最常炸的。紅薯切片，厚薄要勻，祖母切紅薯，刀起刀落，片片勻稱。紅薯片裹上面糊，下了油鍋，炸到兩面金黃，撈出來，趁熱撒上一把芝麻。剛出鍋的紅薯餅，燙手，可香氣勾人，我總忍不住，一邊吹氣一邊往嘴裡送。咬一口，外頭那層面糊炸得酥脆，裡頭的紅薯已經炸軟了，甜糯糯的，和著芝麻的香，好吃得讓人眯起眼睛。

南瓜也炸。南瓜比紅薯更甜，炸出來的餅更軟。祖母把南瓜切成小方塊，裹面糊下鍋。南瓜餅炸好的時候，顏色最好看，金燦燦的。南瓜餅要趁熱吃，一口咬下去，外脆裡糯，南瓜的甜和面糊的咸混在一起，妙不可言。唐朝人王勃有詩雲：「秋夜長，殊未央。」那秋夜的確長，可有南瓜餅吃的秋夜，就不覺得長了。我那時總想，要是秋天天天這樣，該多好。

還有藕餅。藕是剛從塘裡挖出來的，白白淨淨的，切成薄片。祖母把兩片藕中間夾上一點肉末，裹上面糊，下鍋炸。炸好的藕餅，鼓鼓囊囊的，

像一個個小荷包。藕片脆，肉末香，面糊酥，三樣合在一處，咬一口，滿嘴的鮮。祖母說，這叫「藕合子」，是秋天裡才有的吃食。藕這東西，古人愛它「出淤泥而不染」。炸成藕餅，它還是那麼清白，只是更添了三分香。

我最喜歡的，是這些餅清透之後，外面生的那一層皮。剛出鍋的時候沒有，放涼了之後，面糊的表層會凝結出一層韌韌的皮，微咸，有嚼勁。我總愛把餅掰開來，先揭那層皮吃，祖母見了好笑，說：「這娃子，專撿皮吃。」可她也會偷偷地，把那些涼透了的餅都留給我，她知道我愛這個。

古人說「秋收冬藏」。祖母不懂這些，她只知道，秋天的收成下來了，得給孩子解解饞。可她那口油鍋裡，炸的哪裡只是紅薯、南瓜和藕餅呢，那是一個農婦對一家人最朴素的疼愛。

如今，街上的油炸攤子多了，什麼都炸，炸雞炸串炸薯條，熱鬧得很。可我總還念著那個秋夜，那口小鐵鍋，那個站在灶邊的祖母。

那是炸出來的秋天，酥脆，滾燙，落在舌尖上，一輩子也忘不掉。

尤少榕捐深滬鎮兩會福利

菲律賓賓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暨商會訊：本會尤副會長少榕鄉賢先堂，亦即本鎮兩會婦女委員督導，尤府毓珍陳太孺人，慟於公元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農曆丙午年三月廿三下午三時四十六分，壽終於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廈門分院），享年七十有九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撥捐菲幣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加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尤少榕捐寶泉庵壹拾萬

馬尼拉寶泉庵訊：本會誦經團班帶陳毓珍師姐，亦即工商主任尤少榕大德、婦女組尤莉莉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駕鶴西歸，享年七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故毓珍師姐，慈心蕙質，優雅從容，氣質如詩，風采翩翩。

為寶泉庵興建新宮與組建誦經團，她出資出力，傾心付出，赤誠丹心，矢心不渝，服務二十多年，奉獻良多。她熟念經書，精誠經韻，廣結善緣，帶領誦經團為善信念經祈福，好道求靈。她待人和光同塵，笑語溫音，對同事熱心關懷，無微不至，排憂解難。她為寶泉庵及誦經團注入無數元氣、暖意與能量。她多才多藝，能歌善舞，歌舞精通，在菲華校友圈留下很多經典舞臺。

毓珍師姐典範長存，精神永在！尤府家風良好，少榕品德優秀，孝思純篤，秉先人樂善好施，慈悲為懷之美德。守制不忘公益，特捐菲幣壹拾萬元，支持助力本會會務及慈善用途，此仁風善行，本會特藉報端及寶泉庵善信群，申謝褒揚。

尤少榕捐深滬同鄉總會暨商會福利金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暨商會訊：本會聯絡主任尤少榕鄉賢令慈（亦即本會婦女委員會副主任）尤府陳毓珍老夫人，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逝世於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享年七十有九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五月十五日舉行遺體告別追悼儀式，極盡哀榮，隨即奉柩出殯舉行火化禮，後嗣將奉移骨灰寄厝菲律賓馬拉文市華藏寺。

尤府陳毓珍老夫人其哲嗣秉承家族美德，熱心公益，守制期間仍不忘善舉，特捐菲幣壹拾萬元，以作本會會務用途，仁風善行，殊堪欽式，今特藉報刊及微信群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金錠逝世

旅菲華中聯誼會會訊：本會鄉賢施

金錠，即本會鄉僑Marc Alvin G. Sy、Matt Anthony G. Sy、Pauline Mei G. Sy、Patricia Mei G. Sy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年六十九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停柩於黎刹省自宅（275 Natividad St. Brgy. San Pedro. Morong, Rizal.），擇訂九月五日（星期六）出殯。本會聞耗，經已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亦將持續跟進飾終事宜並提供協助，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龔榮華逝世

菲律賓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顧問龔府君諱榮華宗老先生（原籍石獅市永寧鎮西偏村），亦即本會慶典主任龔英俊宗長暨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九月一日下午二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〇九室靈堂，擇訂於九月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舉行出殯禮拜，上午十一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為彰念其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六桂宗族會務，為人急公尚義，碩德可風，本會爰訂於九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奠禮，藉揚潛德，而發幽光！屆時，凡本會理監事職員暨諸宗親等，務希撥冗準時出席獻花禮及參加越日之送殯與進爐儀式，共表哀悼，而盡宗誼為荷！

吳錫榮丁母憂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校友會加牙鄺地區主任吳錫榮（榮輝）學長令慈，吳府五代大母蘇毓玲老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農曆丙午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五時五十七分於家鄉本宅壽終內寢，享壽積閱九十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於九月十一日農曆八月初一中午舉行大殮，越初三設壇於本宅超薦，初四日中齋，初五丑時起柩出殯，火化後安葬於深滬老山陵園之原。

本校友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齒誼。

龔榮華逝世

旅菲會西偏同鄉會訊：本會龔永遠名譽理事長龔府君諱榮華鄉彥(原籍石獅市永寧鎮西偏村)，亦即本會副理事長英俊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九月一日(下午二時壽終崇仁醫院，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9)，擇訂於九月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舉行出殯禮拜，十一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訃告

王良培 (泉州城內) 逝世於八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靈堂 出殯於九月五日上午九時	施金錠 （晉江南莊） 逝世於八月卅一日 現停柩於黎刹省自宅 (275 Natividad St. Brgy. San Pedro. Morong, Rizal.) 出殯於九月五日
---	--